

傳記

地713.1
176.1
510

莆陽水利志
卷十止

莆田水利志

傳記

復延壽陂長生溝水利記 明黃仲昭

莆城西北有溪發源萬山中至使華亭與潮汐通唐建中
間郡人吳興即其地築隄以堰水名曰延壽陂陂之口中
疏一派引水以溉東廂延壽延興仁德孝義諸里之田名
曰長生港其東偏別疏一派引水以溉尊賢一里之田名
曰兒戲陂古郡志謂溉田二千餘頃其利幾半莆田今計
二水之所及長生港蓋十八九兒戲陂特十一二而已然
其地勢兒戲陂視長生港稍高其里人憚於浚導因私為

斗門於長生港而塞其水使專注兒戲陂諸里雖失其利
然而歲非甚旱溝渠未涸猶可苟且目前不以為病也成
化丙申自春徂秋雨澤不時降諸里畝澮皆竭無所仰溉
惟尊賢里擅陂之利閤桔槔不用而田常厭水於是城東
耆民方君叔進林君良弼鄭君璧輝永宏率眾往諭之將
復其利其里之人怙勢恃力樹旗幟鳴金鼓羣聚而爭之
諸君大被窘辱適僉憲青陽陳公輕按莆遂以其事告而
方君汝清亦率眾力以水利不可不復為言公毅然曰吾
在此可使豪強專利而善良失業乎即命興化衛指揮僉
事全椒丁侯遠往區畫之議復決長生港而置牒於其中



每啟一晝夜泄水以溉諸里田而復閉一晝夜蓄水使注
兒戲陂率以爲常其里之人猶爭論不已郡守富順陳侯
表聞而嘆曰此吾職也遂躬往視至則周覽其地勢洞察
其是非進其里人而告之曰長生港實水勢之所趨自然
而然者也兒戲陂乃疏鑿以致水使然而然者也豈可以
一里使然之利而專諸里自然之利乎遂復於公施行如
丁侯議仍於二水各命里耆一人司其啟閉復以他里之
無與於水利者一人以總督之自是諸里復沾其利而苗
以不槁是則三君子之惠於吾民者不細而諸耆民於此
亦可謂有勞矣里人咸願刻石以紀其事而屬筆於予予
亦賴是以食者也因諭於衆曰水利人所甚急而早至於
畎澮盡竭人所不常見也因其所不常見而忽其所甚急
常情皆然前日之患是已豈非吾人所當鑑哉繼自今尚
恒慮其所當急而無忽於所不常見之時則庶乎不蹈前
日之覆轍而其利可永矣衆皆曰然遂書以刻諸石

未軒文集

并載宏治府志

修延壽八字陂記

林源

莆水利水蘭陂為大使華次之使華之下為延壽橋長三
十餘丈溪寬流舒正流東行繞郡城會蘭水旁流北行歷
企溪等村而入海兩流所經溉田數千頃惟上流一折勢

北趨每大水輒刷沙土壅南岸致溪窄而流猛前明橋以
此圯給練黃公起龍捐倡重脩費金千疏淤填圯乃砌石
以防衝射形如八字後人因名曰八字陂又於上流折處
砌石攔水使南以護八字畫綦詳矣歷歲既久石多被竊
疏者復淤築者復圯淤者為桑田圯者成巨壑辛亥壬子
大水水蘭圯八字亦圯大郡伯虞山蘇公蒞政方新虛懷
咨訪民瘼余以二陂告公毅然任之先脩水蘭將及八字
而公以公務赴吳乙卯夏甫抵署即築海隄大工將竣遂
籌八字蓋公於民生利賴未嘗一日忘也費無所出乃並
蘆浦陡門懇切詳請公項以濟二工撫憲嘉許公率邑侯
岳陽周君相度砌築挑濬之方適鄉紳陳君棟暨予男徽
柱家居公命董其事弗敢辭又舉明經彭子南金廩士黃
子邁琮共襄焉八字既砌公又率署邑侯山陰胡公至攔
水舊處指示要害務圖久遠父老觀者咸感歎欲絕謂如
公之留心民瘼從來未有將礮石以紀公德請言於余余
嘗考昔蒙泉岳公之守吾郡也鑿湖開河以興民利名德
殊勲之祠至今春秋瞻祀志稱岳公饒其力無所引嫌今
公處公私交竭而諸利並興名德殊勲豈不後先輝映哉
斯役也於去歲立基外灰石夫匠計用白金三百餘而馬
頭攔水之需尚莫設法余又聞給諫之開沙濬溪至出矢

言公德意所孚令人心悅則巡察保固必有同心民且世
世食公之德不但一時感頌已也是為記 縣志

修杭口隄梁頌紀 明林俊

水出高趨下引而田鄭渠鴻溝寫鹵而稻梁之固也然平
吾山下淇園費殆不害為利肆在裕國弗廢莆水利木蘭
陂為上三易地而溪始馴醜二溝洋之南北而莆姑沃壤
頃之私海田利之漏卮成河戊寅秋七月大水隄之在杭
口者遂決滙而川淪而淵溪奔於海而田溢於潮汐者之
淤耕者舟者俱病守馮君馴窮決隄案之發贖金聚徒囚
傭知水材林貴容等職其役君偕郡丞李侯紳令雷侯應

龍身臨督之累石於淵畚土成山固其外以實乎其內又
因隄之美與鄉之助役並杭之元豐海橋溝橋修之而聯
橋隄故小潮則沒及是廣之增其高以出潮上橋若貫虹
隄若游龍水陸道俱便君子謂君仁且勇役民之恃也二
庠羅博士仁偕諸文學請立石頌功德頌曰粵歲水禍奔
流為懸有決其防倏然成川昔鴻陂罷築汝受其耗人怨
嗷嗷託以神告上元隄敗為民受專先事後聞邑用有年
公心於民是訓是飭畚挿如雲急不以日餘工二梁遠邇
畢利歲豐人和維守之賜維守之賜亦丞尹之績我作頌
詩昭示無極正德十四年六月既望 載木蘭陂集

修北洋馮公隄岸記 廖必琦

木蘭陂北里許厥名杭口首當溪流之衝與海接壤每遭
洪水為災隄輒傾圮水勢奔趨於海溪流易竭而附近之
鄉資水以溉田者涸可立待是隄之闕於水利匪淺鮮也
明正德戊寅秋水橫溢而隄壞橋因以傾郡守馮公准贖
刑以買木石調徒人以供發役擇耆民以勤董率用能踰
月隄績底成迄今有馮公隄之稱大率鄭堰蘇隄之遺意
也嗣後閱時既久不能保其勿壞我

朝乾隆五年重修此隄不踰時而水復為災隄因以圮數
年來廣則為川深則為淵涓滴之下皆成漏卮况日消月
削而靡有窮期哉乙亥春二月太守宮公兆麟邑侯汪公
大經省方到隄相度情形有及時修整之議余給假在籍
數所往來目擊時艱常以綿力弗克勝任為憾茲承郡大
夫之德意乘時興作爰舉貢生程君人鳳李君泌以董其
役率循舊例附近十四鄉得水之田照畝勻派以供費用
矢公矢慎務底於成爰於二月三日先期興作十一日祇
告於神四月中浣剋期報竣於戲休哉乃作歌曰陂水東
注溪與海通長隄斯築杭口垂虹圮者復固卑者復崇前
馮後宮異代同風汪侯襄贊厥有成功木蘭既澤永慶年

修蘆浦陡門記 林源

陡門之設啟閉以時旱澇均賴其修廢闕通洋之田疇非但附村之利害也莆北洋陡門大小十四惟蘆浦一處受使華水蘭之滙為水利咽喉創於宋至終明代重修八次郡志載萬歷辛亥圯里人陳命龍呈請莆令李君時榮修之時余曾祖武昌太守諱光庭公以進士家居為之記歷一百二十年至雍正七年兩岸俱圯民初議自修鄉紳陳君汝亨董其事基既立以工力不齊輟郡人常慮水驟決為害匪細其不決而潰者幸也大郡伯虞山蘇公涖吾郡興剔利病以厚民生修木蘭築海隄屢興大工焦勞殫心力矣而公猶慮利未盡興患未盡去議修延壽八字陂民方過望安敢復以陡門瀆但以龔黃復出千載一時於是生員鄭文炳等具呈以請公遂據情申達乃合八字所需同邀撫憲嘉許邑侯岳陽周君署邑侯山陰胡君相與贊襄其美是歲秋鄉紳陳君棟暨余男徽柱明經彭子南金廩士黃子邁琮承公命董事於八字陂砌石畢即乘農隙而成斯役閱月工竣計用白金二百陡門完固如初民之福也公之惠也勒碑流芳烏可已也而郡人直以文為余事因念前明之記余曾祖實為之茲余覩君之德惠而不取闔郡謳歌之忱畧書其概余又奚安於是亦記

重修濠塘泄記 宋鄭寅

莆田瀕海廣斥昔人陂雙谿以灌烏鹵田之號南北洋者
遂為沃野經營之初有隄有港有塘有溝有圳有泄因天
時與地形以縱閉其慮周矣惟以北視南則其水之源近
土之勢卑人力之儲備亦所未及故護察尤所宜謹葺治
尤所宜急有志於農者常致意焉若其間謂之泄者本以
叙水議者尚謂啟塞易滯高下迭妨不若斗門之迅於是
五斗門先後而作凡昔之泄徃徃障而不宣矣濠塘泄又
其要會此隄之所繇改作也始嘉定壬申歲泄口為水所
激築之未固越四年秋潦暴至一夕盡決一紀之間糜公
私之財計錢五百萬三興大役將成輒壞去海纜半里許
潮汐日漸月激滙而為淵其穴之廣幾二十倍於舊旁側
之田既多墊蓄數十里之水走下莫之禦近者輟耕遠者
失溉歲甚一歲徃時有所作治率耕者計畝之多寡而出
錢有差有田者反不與是以農夫苦之至再至三民力竭
矣公帑亦屢耗而難繼未知所以為策先是郡人太守寺
丞陳公宓嘗發諸儲以佐之惜乎中輟博采眾說詳究績
用弗成之因盡得其間是非利病又以所辭俸錢八十餘
萬欲更為之時郡通守陳公振孫欣然議合慮事程功增
益其費之半推浮屠氏之有智計者俾自任其役遂募得

工人善於其事者損益未盡之規模掘地而加深之大木千章縱橫偃植基實而根固防峻而流絕經始於寶慶三年之八月癸酉告成於是年十一月丙子其長二百餘尺其崇四十尺其厚百有二十尺上殺三分之二甃石通路居五之一隱然隆然有不可拔之勢若遠若近害除而利興廢壞可以闢馘泉可以清食者飲者人人各得其所欲驚嗟歡頌萬口若一願有以記之

載宏治府志

新修三步泄記

宋劉克莊

瀕海之田皆依隄為固名曰長圍昔人於圍內疏塘以灌溉而北洋凡十塘焉塘皆有泄所以嚴縱閉也曰三步塘者距海僅三步地勢庫薄脫遇淫雨外潮內潦隄潰泄隳自嘉定辛巳至紹定庚寅官敷民錢亟築亟壞辛卯又壞太守溫陵曾公用虎歎曰民之財有限水之患無窮長圍千餘丈可使有罅缺乎上腴數百畝可使化鵝鹵乎於是判官趙汝茨奉檄修廢浮屠宗真宗超被選董役用榱杙大小二千四百五十竹落一千二百三十四草千擔夫千人竹木草皆依市估夫皆支餼直錢皆出郡帑而民不知事一毫錢一孔皆咨於元僚付之兩袖而吏不預明年孟春告成長二百六十尺深三十餘尺噫公之力勤矣而塘民猶曰未也內基雖固外捍不密以將復圯請累石為二

馬頭以禦潮又曰它塘率有贍租而此獨無公立行其說築馬頭擇守僧且取田於廢庵以贍焉凡泄之費若干緡馬頭之費若干緡庵之租若干斛塘民德公之賜相告語曰今之牧守二年而去處二年之暫而慮百世之遠難也不敷種於農難也不誅費於僧又難也昔鄴中渠成邑思西門鴻隙陂壞郡怨方進然則便民之與病民也興利之與遺患也非特有智無智之異亦仁與不仁之判歟夫智敏而易效仁久而見思敏而易效能吏之事也久而見思循吏之事也公治郡有異績如覽其城大修水利余所記者特三步泄一事云

後村居士集杭州天一閣藏本

陳壩斗門記

宋傅淇

莆之為郡介於山海之間土陜而少易地惟南北二洋為廣衍民食公賦居郡之什五北洋始於吳興公捍海為田頃以萬計大溪東來醜為溉渠紆餘其中霖潦暴集弗疏濬則有浸淫之害衆流下屬弗濬積則失灌溉之利風濤往來冲齧之足以變移土性昔人為溝為泄又為斗門隄防有法閉縱有時雖水旱不能為沴農甚便利之斗門有三曰蘆浦曰慈壽曰陳壩而陳壩獨當要衝上受衆流而下泄之海微是則蘆浦慈壽曾不足憑恃潘侯曩嘗經理之矣歲月既久浸以隳墜農復告病惟是工費煩重議者

難之今趙侯獨以元元之命在是爰詢耆老度地勢思前人之未至審舊址之易危上下截流履實而栽基別為斗門三間糜金錢餘四百萬請於常平司得四之一復撙節他費以足其用均於民者特舊之半又擇豐產與夫浮屠之幹勤者董其役而官不與焉以故不勞而成經始於紹熙初元之良月迄功於二年之上春其堅固壯厚若埏埴然止而清波雲屯決而奔流箭駛以是而輔天時地力之所不及遠哉其為利乎載宏治府志

重修陳壩斗門記

明錢習禮廬陵人翰林院學士

莆田興化望縣地界泉福之間東南岸海其民埤海為田

頃以萬計而資溪流灌溉宋淳熙初知軍事潘時甞石於溪兩岸闕其中扃以巨版眎水大小時其啟閉而蓄泄之使得備旱溢其田常稔謂之斗門而斗門凡幾陳壩獨當衆流所委址非善地旋致圯壞紹熙間趙彥勵繼之徙置舊址之北人蒙其利去而追思不能忘歲久亦寢頽毀前令無意修復田失灌溉之利民以為病正統辛酉安成劉君玘以進士來宰是邑始至進父老於庭問以民務所當先咸以病告躬往按視其地謂是役誠不可緩乃乘農隙慮財計工覈田畝俾輸其粟稽丁力均之以事伐石傭匠揆日之吉撤而新之簡父老之諳繕治為衆所服從者眠

其役時徃程督而勸相之人皆謹趨工致其力匠獻其能
始事於是年冬十有一月訖功於明年春二月以日計之
凡一百有七日完整堅壯大過於舊溉田四百六十七頃
有奇民之稚耆爭相告曰民雖一時之勞而食千載之利
誰之力與皆吾尹也不可以無紀合謀致書於翰林修撰
林君恒簡屬記於余余惟士之宰其土而牧其民捍患興
利凡可以惠安之者咸若已事盡心力而為之豈為過哉
夫何不恤民隱謂此非吾久處之地苟且歲月以俟代去
甚至室廬敝壞而不復理况肯留心於民事哉今劉君蒞
官之初一念卹民以興壞舉廢為已任因前人可繼之績

遺後世無窮之利可謂知為政先務而賢於世之為宰者
遠矣為記之刻石樹諸岸左俾後來永有所勸示云

正統八年

歲次癸亥八月吉日見西湖碑記

新港斗門記 元柯舉

莆陽方二百里郡居其中南北田數萬畝其平如掌郡西
南古有溪水汭源自仙遊永春德化入於海田在南北謂
之南北洋南洋舊有六塘灌溉多不及宋初錢李於三縣
溪源之間木蘭山之下築陂瀦水滙於南洋遂夷塘而田
馬然水勢不相續年歉自若至元皇慶壬子春同慶郭公
朶兒栢臺來守莆興利除害百廢俱舉期年人和政治越

三年甲寅夏秋之間旱北洋田槁城內外井亦竭公視民
饑渴猶已親詣木蘭陂以相其宜喟然嘆曰錢李之功美
則美矣而惠未遍也乃因地浚渠引木蘭水委蛇抵城下
以灌北洋乙卯春復於涵江新港截海道築水泄通木蘭
陂於北洋旁會游洋太平陂等水以溉望江等里阜山抵
海之田通水由仙遊莆田而之涵江余埔二百餘里源遠
流長農夫無旱澇之憂而舟楫往來皆沾其利城市貿易
物價頗平工未竟是年四月公以秩滿歸明年秋洪水泛
溢新港水泄潰公居閩於閩之岳山聞而患之丁巳秋公
漕閩海委上里塲官周文郁張果易水泄為斗門以時闔
闔立砥柱迴狂瀾以便舟楫工役無指使之煩而經營者
子來木石無錙銖之費而樂助者狎至始事於丁巳之臘
告成於戊午之春歲得大熟民得其饒至於隄岸之未備
橋宇之未完者新塲官高克明趙榮祖典史施杰實繼成
之昔范文正公為鹽官築海隄青史以為美談今公前守
莆陽時疏通水利以利其民及持漕節猶憂民之憂莆民
何以得此哉若夫舉挿成雲決渠為雨長我禾黍衣食億
萬之口公之功視彼有加焉異日太史氏當不一書茲特
紀其歲月云 載宏治府志

涵江之干曰水心有河焉溉蘇劉埭田又其地舄鹵民莫克水飲溉飲者負甕甕取是水焉古有之宋國子祭酒劉公政疏之元以來塞於泥稍旱田無所仰而稼穡卒瘁矣飲者遠殆二三里還徃益艱民以為病進士安成劉侯玘為令凡所以利民者興之而去夫病民者民具以告侯懽然曰吾責也白之郡郡守陸公孜別駕劉公忠邱公彥庸皆可之邑丞鄭侯公勉判簿唐侯禮又洽其議遂計徒庸經理之擇民之智能者董其事先築二堰以禦潮水乃次其功民樂趨事載闢載墾磬鼓不施也越月而工具水仍故道且溉且飲為利博矣河之廣為尺一十有八深一尋

通沙阪抵端平遠矣哉卒事衆來求記予惟水利急務也老子曰水善利萬物夫為治而不務是非善治也故曰當務之為急噫是河也創於古修於宋而廢於元雖氣化之適然亦人事之使然侯修復之所以修人事而全氣化也左傳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封諸汾川今侯之善政多矣於是尤勤勤固能業其官矣其進可涯也耶故既記其事復系以詩曰河之源兮迤邐河之流兮溶溶昔之塞今之通我侯之澤兮無窮載宏治府志

涵江慈壽陡門記

明陳道潛

莆之為郡介山海間潮水至木蘭陂而止水源有二分南

北二洋一自永春仙遊來者溉南洋田其源差遠水勢稍
緩一自駟華延壽溪出者溉北洋山迫於西山之近一夕
驟雨則泛濫瀾漫故多設陡門以洩之若涵江慈壽其一
也年久石傾隄圯潮汐浸入歲時旱澇瀦泄之方俱廢三
農病焉宣德五年冬邑侯葉公以水利為重乃屬囊山僧
連城父老黃得賓董其事民喜曰是吾利也咸懼赴之相
與出穀若干石傭匠剔石至底石灰以固其址然後鱗次
櫛比累石而起庚戌冬十一月某日興工辛亥年二月某
日告成深一十一尺廣於深又加七尺五寸長於廣又倍
焉中為涵閘二間每間六尺六寸土石堅緻可遺久遠以

為禦災之備按郡志慈壽陡門宋蔡君謨創之更百四十
載知軍趙彥勵重造之迨今又二百餘載不知幾廢興而
葉侯又新之夫物久必壞而起廢則存乎人非偶也昔周
單子聘楚過陳見其道穢川澤不陂梁遂知其將亡蓋道
途水利三代為政之法周官尤謹古循良吏在所先焉豈
不以政有宜於民者不過便於一時而水利之興遺惠可
及於久遠葉侯莅莆先修道塗濬溝渠新城隍廟今迺飭
縣靡舊廢俱新治民事神而後及於所居可謂知為政之
先後矣侯湖之歸安人也字叔文是役也承命而勤所事
者有僧某暨老人某某云

淇園編拙齋存稿

重修均惠陂記 明黃仲昭

莆文賦里西淙瀑布泉之下舊有陂里人名曰官陂陂之下分為二渠其一則由石門歷埧頭以趨下臯溉田凡一十四頃十畝有奇其一則逕趨西埔溉田僅五頃二十三畝有奇然下臯之渠地勢高而受水少西埔之渠地勢卑而受水多且舊陂復廢無所障遏於是水之趨西埔者十恒七八而下臯之田病矣成化癸卯夏憲副萬安劉公述憲行部至莆下臯之民以告公慨然曰是不可以緩乃檄縣委耆民鄭朝弼稽其田之頃數而定其水之分數大槩以十分為率下臯田最多得水六分九釐西埔因西南沙

坂水易燥視下臯稍增之得水三分一釐然後伐石為陂按所得分數以通水道使各歸其渠至是則多寡適均而各鄉之田皆沾其利矣陂既成下臯之民念公之德不忘因號其陂曰均惠而刻石識之以告夫後之人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

吉旦未軒文集
載宏治府志

奏復五塘劄子 宋蔡襄

臣昨至興化軍訪問得莆田縣有陂塘五所勝壽西衝太和屯前東塘自來積水灌注塘下沿海鹹地一千餘頃為田約八千餘家耕種為業大中祥符年中有百姓陳清等陳狀於菽蘆陂開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決去五所陂

塘以地為田官司妨礙不與檢給天聖年中陳潭知軍日
其陳清却與官戶形勢計會同共請上件塘內地土州縣
徇私曲理先次給却屯前太和東塘陂塘三所去水為田
舊日仰塘水灌注之地盡皆焦旱百姓爭訟州縣一向抑
迫不與申理至李餘慶知軍日陳清又請勝壽西衝二塘
為田其時不與檢給寶元年中汪隨政內徇私順情一向
檢給科率產錢供輸賦稅臣體問得自決五所陂塘已來
沿海鹹地止仰天雨有租無收州縣多是不與放免稅賦
是致人戶逃移見居者止括土煎鹽枉陷刑獄慶歷三年
秋旱官司檢計放產稅例及九分切緣舊作陂塘灌田一
千餘頃濟活八千餘家及決塘為田以來收得塘內田一
百餘頃豐贍官勢戶三十餘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賦
稅至多前後百姓論訟不絕官司為見已出却產錢經屬
省帳難為除落不與受理若以民間利害即貧困却八千
餘家止豐贍得官戶三十餘家若以官中租賦即每年蠲
放千頃租賦只得百頃租賦其為利害公私灼然所有上
件田土雖是臣鄉里即本家及親戚無有一畝相連臣欲
乞下本路轉運司選清強官一員取索應是干連案卷看
詳親詣五所陂塘處定奪聞奏如與臣所陳利害稍同乞
賜除落塘內新定產錢依舊積水為塘利濟民戶取進止

重修太平陂記 宋劉克莊

曾公守莆惠民之政不可殫紀水利最鉅曰太平陂曰三
步泄曰陳壩斗門陂工最鉅始為是陂者趾石中流斡溪
右注遡山逆行翼以岸塍導以圳溝長二十餘里溉田七
百頃然沈石於淵石微罅則址顛激水入港水暴決則岸
頽農失膏潤官莫顧省公聞而慨然召莆田丞陳公告曰
陂塘非若職乎丞曰敬受教起去冬訖今春圯岸頓崇淺
溝倏深出新智為散水石以窒罅衛址塍用石尤多或謂
松性宜水置松於裏飾石於表可省費公曰木不壽於石
明矣悉易以石錢出公家者百五十萬僦夫六千不以煩
民郡人更名曾公陂既菴以祠公復屬筆於余俾記顛末
予聞物之成壞存乎數慮之疎密繫乎人三板之城可以
不沒千丈之隄有時而潰昔人修陂之田為是設也紹興
復田八姓之力故陂事迭主之八姓皆有私田於陂知護
田則知愛陂矣百年之間八姓盛衰不常於是私田盡
去而視陂田為券內置陂患於度外者公按其籍歲得穀
一百六十九石錢四十一千各有奇曰果修陂此足矣以
田屬囊山寺陂正一人斡一人以庵僧充甲首長工各二
人歲給錢穀一如舊約租之出納陂之修廢在八姓不可

問在僧可覆也公之慮遠乎哉夫循吏遺跡之在天下甚衆余足歷目覩如桂之靈渠本秦史祿號史祿渠廣陵之三塘本漢陳登號陳公塘由秦漢至今千餘載世代殊異權位消歇二邦之人尚稱思故侯名氏不已此豈有所諂畏而然歟他日云曾公陂者猶是矣公名用虎溫陵人仁而明丞名子颺三山人敏而勤宜特書大書寓士林尉起屏釋智上法均皆竭勞於陂宜牽聯得書

後村居士集係天一閣藏本

重修太平陂記

知府徐鑑

從古無歷久不敝之工惟在創始者謀出萬全不惜小費繼事者動加修葺不存私見其工乃鞏固而可久莆邑興教里舊有太平陂肇於宋知軍劉公上循山麓疊石作圳引水南流山壑斷處作砥柱駕石梁以渡蜿蜒二十里入興教里分為二圳抵梧塘太平莊入溝溉興教延壽二里田七百餘頃創始者用心誠良苦也厥後知軍曾公修之同知譚公修之里人蕭奕韓請於郡守瀨公議修之繼事者亦不乏人計自宋嘉祐至紹定及明嘉靖四十三年及國朝乾隆十三年其相距或二百六十餘年或三百三十餘年或一百八十餘年固未有歷久而不敝者則創始之功固為甚偉而繼事之人又烏可以少乎哉余下車以來訪民間疾苦咸謂是陂宜亟修蓋自蕭奕韓請修而後迄

今又將七十餘年且奕韓之請修旋以灞公去任而止是二百五十餘年未能修復也明萬歷三十六年以陂圳編上下十三甲每甲自爲修理法非不善無如歷年久遠人情多懈滲漏崩頽莫之或恤其楓嶺霞樓諸里恃近上流憚於出資不事葺理遂致松坂南埔上林諸處歲逢亢旱得水為艱莫不歎曾譚二公之難再覲而劉公初始之功或幾乎息矣雖然重修之舉功費浩繁非易易也沾沾焉補苴一二或僅修飾於下流於事仍無濟也照舊規分段修理上流諸村從而撓之尤無如何也且經理不得其人則善舉或成弊竇也此余所以再四躊躇而未能遽決者也邑紳陳公毅然以為已任率各甲紳耆具牒呈請按計上下圳十三甲地畝統計合修修成之後仍照舊規分段修理遍歷諸鄉釀錢鳩衆諏吉興工就源頭滲壞處一一修拆運盤阨之石黏麻擣之灰補坑塗墜衆力畢舉數月歲事復請於余為校定條規勒石為久遠計凡所以為陂謀者至纖至悉靡弗詳也余嘗循菽蘆之水陟蓮花之峯三塘之故蹟雖已蕩然無存而溝塍之間涓涓不絕圳道礫石屹如崇墉時方春仲青疇黛耜民事方興鬱然四望烟火萬家依微隱見於雲樹之外未嘗不顧而樂之蓋董事諸君於桑梓之誼既勤且摯而十三甲諸人亦皆慷慨

明大義因以樂事勸功俾來明諸賢之澤長留於勿哀雖以余之不敏亦得優游而仰其成焉豈非守土之幸哉惠子云一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言樹之難而去之易也條規具在更冀吾民誼篤同井永遠遵循無致以衆人所樹而壞於一人則所謂不惜小費不存私見工鞏固而可久者雖劉曾諸公至今存可也是尤余所厚望也夫是為記

附太平陂紀事 全上

莆水分北洋菽蘆發源杏何公創五塘君謨復故道卓哉劉知軍恩波遺浩淼鑿石蓮花峯堰陂有神巧作圳

引清流依山互環繞利澤濟無窮三塘廢難考歲久功漸湮曾公復矯矯詎肯從遘嗇松裏石爲表子颺漫叅議後村時奮藻里人崇兩公薦馨飾蘭棹遺廟枕山阿歲時事祈禱神燈駭巫鬼未敢斥荒渺疑是古人精魄戀山嶸南埔諸鄉每遇大旱夜見有曾字神燈三日內必有大雨今修陂時里人亦屢見曾字神燈往來不輟云嗟我領茲郡蕭然一身藐於世百無功雖生亦

如天念此陂功壞歷年亦非少伊昔值明季分甲不相明萬歷三十六年將陂圳編點者恃上流不復議修黠者恃上流不復議修造上林及南埔水尾任枯槁幸有蕭奕韓屢陳范與灝慨然思興功輒復多阻撓太息事經官築室道謀擾乾隆

七年松坂民蕭奕韓等具牒請修旋以郡守范公昌治
調臺中止十三年瀨公善蒞任蕭奕韓等復行具牒批
縣查明舊制確勘妥議經中夜念民依憂心怒如擣襄
縣押修旋亦以去任中報

助歎無人獨力薄如縞何幸得陳公世事能洞曉厚誼

篤桑梓憂早不憂澇欲瓶非常功詎敢輕心掉上冢泗

洲寺杯玻得吉兆君議修太平陂未敢輕舉值上冢時宿泗洲寺卜於神得吉玻議遂決

遊說似儀秦以舌釀金寶盛氣不肯餒集疑任糾謫聽

所籌畫辭先得我心早昌黎與東野相需成二鳥鳩工

齊鍰朽六旬已能了紆迴三十里猶龍勢天矯兩圳各

分流上下失相媚二十五石涵如錢一孔小蓄洩各有

時人工奪蒼昊舊有二十五石涵不使不足亦不使有餘涵洞狀如錢名曰錢涵嘉靖間推官

章公櫟所定後私開者多巖事邀我閱月吉剛逢卯旄

倪共怡然欣欣望旗旒所恨語喃呷情通勢猶拗循圳

邁迤行活水自媚好功力念艱難經營極悼悵補苴宜

勿懈始克永相保犒功獎酢醑嶺前鄉耆鄭萬金家僅中人產自備資斧踴躍

督工風雨勿懈余賞以取魚禁校衿立石禁梧塘西庄人不得開掘取魚

免致水松檜防漏穿斫伐近圳隄之松木雜杉竹戒衝

倒立石禁山內林尾村不許在開山遏蚩氓雙溪口何

開山私壑致沙壅圳道斫榴勸發媪雙溪口近山有臭

據為已業不許斫伐頗不便於太守本無功受譽歎懷

抱依蝦成明目倚壓取甘草河豈擇流受源貴沿陂討

叙事聊作歌寒瘦媿郊島

修南安陂記 宋黃公度

人所不及者天天之所不及者人因人之所及以濟天之所不及者吏天不時雨暘而有水旱在人積蓄灌溉之力獨辦勞而功少衆辦易而利洪吏糾牽督成之是職吏上奉天下利人能足不足以爲利然叔世吏率偷歲月視奉天利人爲過當事一有能之亦不怪乎人之咨嗟歆艷而欲爲之紀也迎仙源於莆田縣山谷間派於菽蘆溪之左有洋曰南灣者其灌溉之舊民於上流疊拳石過水歲春暴漲旁穴四出浩漫不知紀極民徒歎曰天乎何潦之甚也溪流峻急亘百餘里下無隄障直注之海踰月不雨則彌望赤土民徒嘆之曰天乎何旱之酷也於戲急之呼天民之常情稍旱之乾稍潦之淫豈天也哉咎在人力之不至吏治之不勤耳富沙王公康功丞莆田縣始下車民以此叩公者公慨然曰吾職也命工鑿大石去拳疊因舊規而甃之身督役擊其湍之滯水者空其港之泄水者補罅苴漏枝分畎澮造二斗門於下流眎時水之上下而開闢之凡灌田二萬畝裒費五百萬工徒稱是陂長千有七百丈廣三十尺暴潦稽天而苗不腐亢暘爍石而土不焦農無怨咎田無下歲如是邦人父老不忘公之功也乞紀於

烏峯黃公度公度曰事非已責而爲之者異也責在已而爲之者常也春秋不書常事書常事則盡南山之竹不能紀也且成此陂以利人公之細也公將推此心以利天下吾將記其大而附其細烏衆皆曰誠哉是言然我輩之所願望矣有如萬分之一乃子乃孫詢陂之成而不得其人罪將誰歸大凡不可使我受人恩而無以遺後公度曰唯乃據其事實而爲之書是役也邦大夫方公庭實蔡公樞方公喜贊其謀郡守汪公待舉申其請邑子游大同許勵浮屠最溫志隆慈敏善能十二人職其事興工於乙丑之冬而畢工於戊辰季春云

據南安陂簿

重修南安陂記

明陳中

予正統七年致仕歸莆道所經福清地界田苗多枯民舉感額相告曰天再五日不雨苗其死矣既至莆錦江田苗方競秀有二三白叟坐於亭下舉欣欣然相語曰天雖旱其如吾侯能禦旱何蓋謂邑大尹劉侯重修南安陂之功因詢其故白叟曰待賢永豐望江三里之田皆賴是陂之水以溉然屢修屢壞前是為令者率不之顧天雖不旱吾民亦以為厲况天旱乎至是復壞已久侯至任未踰月耆民黃大三秀等遽以為告侯惻然曰水利不修則田禾不登民有菜色誰之咎乎遂翼日夙駕往詣其所相地勢謀

諸民而為經久計舊為泮者一則命拆泮舊石而更置之
黏以蠣灰使堅密不為水所滲漏舊為圳者一圳之墪左
則就山為之右則新斲石高十二尺為之石之內決起舊
土側立石板填三物土以壯塍面平蓋石板其上以為隄
隄之外又斲石以為障皆如塍之高於石之相尋處亦皆
黏以蠣灰使牢固不為潮汐所衝嚙凡其長計八千八百
餘丈廣計一丈舊斗門東西泄之圯者悉更新功加於舊
雖費乎民而民以為貽千百年之利雖勞乎民而民以為
貽千百年之逸莫不同心協力如子趨父事皆如侯之法
工始於正統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成於明年正月二十日

自重脩之後天雖旱而有積水可溉非吾侯之能禦旱乎
予謂之曰蒙其功曷不報其功則又曰侯謙德君子也不
自有其功越今年春里之巨姓王稜等若干人泊囊山寺
僧連城謀刻石以記侯功而求記於予予曰下車之初即
以水利為己責者義之勇也不為淺近之謀而為長久之
規知之明也為民父母而貽民以無窮之利仁之澤也為
陂而具三善是故可記然吾聞是陂自宋時創始於陳郡
王洪進重修於蔡端明學士增石於方綉使庭實又重修
於邑丞王康功歷元至今則永樂初又重修於監察御史
張公茹之數人者惟邑丞有碑而宋狀元黃公度為之記

則曰牧民之責也侯則自以為已之責與公度之言合予之才不及公度什一安可繼以為記雖然唐李頻為武功令發官倉修六門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擢侍御史宋趙尚寬為唐州守復召信臣渠及三大陂荒瘠變為沃壤王安石作新田詩美之侯之功不讓二公他日苟有觀風者以聞必有詔如頻之擢而廷臣如尚寬之美者乎予之記此特以俟觀風者采焉侯名玘字永素江西安城世家曾翰林侍講球之弟與兄皆進士出身而侯命董其事者王廷深蔡元和黃大三秀皆預有功云

正統八年陳體

靜等立 載 宏治府志

修南安陂記

知府沈起元

閩地山稠而壑險居其土者多犁雲根剔石罅以樹藝五穀求所謂平曠寬衍之野八閩所罕惟過江口橋而南一望數千頃平田沃壤清溪蜿蜒百道迴環如大江以南景象則莆田境也考其水利則境內為陂為隄者凡數十處皆唐宋時名臣義士所築障山泉以資灌溉法詳而備故其民勤於田而皆再熟其間工莫大於木蘭陂而莫奇於南安陂陂在江口九里洋一帶固海蕩斥鹵也自唐陳忠順公創為陂而成於宋蔡忠惠公從四十里外菽蘆溪中分出一線緣山旁江鑿崖以行崖缺束以隄屈曲二十餘

里長八千八百餘丈引注田間曲折輸灌無不足者建陡
門於海口以洩之遂無水旱患功至奇矣雍正五年冬予
方來守是邦而兩隄於是年春皆告決余單騎往視則江
口剛道崩裂五十餘丈上流之水從決口傾注入江勢如
建瓴無滴水到田農人附土塞罅力不支勢甚急余議令
開濬迎仙中溪以疏水勢運土石從江底築隄高二丈五
尺長五十丈以衛剛道糜錢三百六十千文自六年興工
至七年告竣水復故道舊例江口十五鄉各舉一甲首每
畝歲出穀一斛歸甲首以司修築後為甲首侵年致廢公
事是役也耆老咸舉監生余廷樑生員李國璋吏員李廷

秀三人董其事三人者皆好善樂義出身任之有奸棍阻
撓予為理斥之發贖鍰並邑宰佟公捐俸以倡率勸募為
酌定得水內埭田每工十有六丈外埭田每工半之不足
則董事李生出貲助修焉七年春工未竟而予以攝篆東
寧去督其成者縣令佟公承之新守張公主之工用弗墜
今春余註誤例鐫級當北發道出江口時農務方殷見荷
鍾如雲禾苗似毯田塍溝澮間溪流活活知陂成而水足
也顧而樂之適董事者迎謁道旁請記其事遂於旅次書
其始末使後之修葺者有所考云

載縣志

南安陂水分款蘆始於岐公及君謨其初灌溉僅百頃

均霑霈澤能盈餘海蕩日開田日廣始教涓滴成珍珠

在昔劉公求治理二陂合一真宏模作圳引水云止水

介菴妙筆天葩敷

正統七年邑令劉公玘合上下二陂為一作圳云為蓄洩戶部員外郎陳

中有記按圳字彙補市沉切音酬江楚間田畔水溝也亦或作圳圳本古文畎字集韻朱閏切音稗溝也二字

皆可用云有雲渾員諸音說文訓為轉流邑乘謂水洄狀處

三溝石覓漸歌壞遷移

游隴依山隅水辨高低起爭競潘公復舊民歡呼

舊設水云

石覓陂圳以通上中下三溝景泰間石覓衝壞告於郡守改遷游隴山尾頗便於民後以水辨高低致起爭端

成化八年太守潘公

嗣後陂工屢興廢直迄明季安菑

奮嘉靖四十二年因倭患圳壞里人黃善昆鳩修萬歷八年洪水為災黃國拱等率眾開中港照卹科銀公

脩

百有餘年隄決裂沈張相繼營錫朽簡拔余李俾主

進阻撓訐訟除梟徒厚費詎肯飽姦蠹神靈鑒殛昭天

誅

雍正六年圳道裂五十餘丈太守沈公起元張公嗣昌邑令佟公必年督修命監生余廷樑武生李國華

等董其事時監生陳嘉模里人陳士賢多方為難沈公為理其訟而吏員李挺秀工房林贊叔能幹方聖睿均

有吞騙鄉人不服三人詣廟質神不踰

繼此灝公復興

月而皆殫未及期年圳工隨亦崩壞

築揀度既歲均涵濡乾隆十三年又壞於洪

迄今又復

數十載湍鍤濤齧沒吞屠巨石縱裂飛墻墜焉能一圮

當江湖往年李氏亦留意鮮克有終空有初膏盲欲起

非易事爰逢庸手非扁盧

嘉慶十九年里人李名達具牒請修旋因眾力不齊中輟

至今陂頭三百丈勢如漏卮難補苴黃生慨然議修築

合十五甲資相醪更邀陳君佐經理為伊老馬能知途

道光三年監生黃龍光等
倡議興修邀陳君佐理

盡揭牀樓嚴阻過糖攪麻擣

重為鋪綠谿圳道成築削砧然堅固如城郭但凡敲敲

悉整筋榿人汲汲勤墜塗溝上聵聊石庭笑清流活潑

能遠輸就中隄岸有薄削尚宜毗埤為遠圖水磨暗礪

禁奸宄應仍舊貫收其租黽勉從事趨橐鼓餅金一笏

旌勤劬凡此擘畫思盡善總期永保無他虞

薄削處尚宜培厚方可經久舊設水磨一座以所得租
錢為修理之資後溝上人嫌其阻水私相拆毀今議將
水道加寬仍於原處設立水磨以資修理不許奸徒擅
毀勒石嚴禁又里民黃俊瑞經理尤為出力余賞銀牌
以嘉之喜我政事值多暇竭來陂上相諮諏素敏水功本

性好嚴熊龍骨思穿渠熟讀周官考工記細覽太史河

渠書曾公陂既復舊制九里洋又全膏腴戲擬神禹敷

九土漸由冀充延青徐因思木蘭更久廢人情懇懇殷

相需溪行向日重逢竹李侯碑碣埋榛蕪安得黃金大

如斗空空妙手徒跼踟翻令錢女獨千古豪傑原來不

丈夫

陳壩修隄碑 林兆鯤

西林埭隄陳壩陡門故址也滙水蘭使華漲溢而歸諸海

後徙陡門於西湖而於近海處又設一隄中得田四十餘

畝不至有旱澇之虞也歲癸卯孟秋風雨大作溪流驟至

隄潰四十餘丈溪海相通遍地俱成斥鹵旋築旋崩小民束手無策慶逢敕老公祖軫念民艱親自勘估捐金千有餘兩委任經廳韋公課督修築幸已告竣北洋子民咸知感戴立碑道左俾與木蘭使華同垂永久云公敕姓名楨號木齋已卯舉人貴州思南府安化縣人經歷韋名崇雅安徽阜陽人董事貢士曾元斗邑庠吳亢宗洪元桂國學洪啓迪俱邑人

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元春穀旦見上南石碑

興復紅泉宮記

明黃仲昭

紅泉宮在莆水之南去郡城二十里許按郡志唐元和中觀察使裴公次元於其地築堰瀦水墾田三百二十有二

頃歲收數萬斛以贍軍儲光化中監察御史蔡公禧來知紅泉屯事亦有惠於民宮蓋為祀二公作也宮之地凡三畝又九分衆相與推擇一人典守祠事而以宮之地附於其籍成化戊戌典祠王天保者利其土地木石乃作偽券奄為己業漸割以鬻人里之人相率白其狀於有司於時郡守陳侯表指揮張侯瑄辨其妄而復之天保既弗克遂其私因復懇於憲臺憲使溫公琮又辨其妄而復之其意猶未已也乃巧飾偽妄展轉論懇冀以售其欺里之人力與爭辯相持久不決甲辰秋監察御史劉公某奉命按閩天保復懇焉公審覈推鞠悉得其巧偽之狀明正其罪因

喟然嘆曰古之人能定九州則祀以為社能殖百穀則祀以為稷凡有功德於民未有不享其報二公既皆有功德於茲土則廟而祀之尸而祝之也固宜豈世俗淫祀比哉失今不為圖其久遠萬一復有奸民如天保者覬覦於其間能保其不替耶遂議正其侵地葺其祠宇立賦籍以輸賦稅擇道流以典祠事刻石以明其界限勒文以示於永久而凡綜理經畫之責悉以委諸士民王汝敬等復命郡幕段侯徽以董治之其為茲宮圖可謂嚴且悉矣適今郡守丁侯鏞始來視事亦謂段侯曰表有功以示激勸吾黨所宜盡心也遂力贊襄之汝敬祇服厥事既有就緒段侯

遂與偕來道其顛末俾予為記予惟劉公之於茲宮正天保之罪所以杜奸貪也崇二公之祀所以報功德也杜奸貪則惡者知所懲報功德則善者知所勸風紀於斯而立民俗於斯而厚蓋雖一事而衆善集焉是不可無記予故樂為之言公名信字朋節蜀之南溪人其按閩也肅肅然正已律人恂恂然明倫化俗韜襲威稜慎審刑獄風績多可紀是宮之復特泰山之一毫芒焉

未軒文集

義勇普濟吳侯廟記

宋劉克莊

余既為錢李二神書繫牲之石北洋耆老請曰吾侯之廟非先於錢李乎去廟數步鶴表馬鬣非子先人墓乎雩壇

磐石非子昔所釣遊乎又曰吾與子生缺二之鄉無水旱之虞鼓腹而擊壤長息而抱孫者皆吳侯之功也山川鬼神猶未之忘子忘之歟奚為詳於南而略於北也余謝曰廟有淳化間溫陵進士鄭褒所作吳侯傳在歐曾未出之前文字古雅豐碑無缺余文豈能有加於鄭乎按郡志言陂創始於唐建中又耆老言侯嘗為莆田令以傳參考作陂在神龍間非建中侯實主陂事非宰邑也至本朝大觀賜廟額紹興封義勇侯淳祐加普濟封配葉為昭惠夫人寶祐請晉爵詔方下其事余為童子時見廟極卑狹嘉定乙亥余從弟前進士希道合衆力創寢殿甲申鄭炎等造前殿端平乙未楊侯夢信增官廳門廡華奐於舊矣貢士徐端衡復揭華表於官道將芻石路以趨廟皆不可以不記昔陂未成潮汐至使華橋侯始埭海捍潮堰溪溉田向之鹹地悉為沃壤不知其幾千萬頃也既成憤蛟潰隄窮穴除害其事與李冰周處相望於史冊長吏到罷必謁禱賽以時甘霖蘇槁陰兵誅畔公私蒙賴不可殫述而陂功最鉅嗟乎決河以負薪塞怒濤以強弩退有氣力者能之若夫無專城偏霸之勢號召役使之柄生能禦災患死不可磨滅者志也侯真烈大夫哉蓋均是人也

有視饑渴如已者有若秦人視越人肥瘠者均是身也有殺之以成仁者

有不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侯毀家棄生而粒食一方之人
志義決於一時惠利及於萬世莆人尸祝六百載如一日
有以也夫侯初命詹侯丕遠也再命陸侯真也三命趙侯
與謹也四命未下者宋侯遇也乃譔次之而係以詩曰莆
壘小兮地偏鮮曠土兮平原出北郭兮遐眺渺萬頃兮雲
連始經野兮誰歟儼周井兮秦阡溪貫其間兮逶迤延緣
泄以殺潦兮溝以瀦泉吳侯兮創智遺老兮相傳朝成暮
圮兮孰知其然漩渦之下兮有物蜿蜒侯持寶刀兮奮空
拳捐不貲之軀兮探不測之淵水怪斃兮金隄堅吾聞古
之仙者兮必功行之全意其乘風雨兮昇上元異務光之

捐兮湘纍之冤躡大鵬之背兮豈其墮饑蛟之涎遼遼兮
唐初歷歷兮目前侯視余兮邑子余敬侯兮先賢矧汾曲
兮田廬與靈蹟兮接聯昔仕兮今農昔髡髻兮今華顛鼓
簫兮悲壯蕉荔兮甘鮮余最老而高歌兮童子和馬相率
祝侯兮歲歲年年

後村居士集

吳長官廟修祀碑

明鄭岳

莆水利南稱李長者北稱吳長官長官名興唐建中時人
性慷慨嗜義前時故興化縣諸水東流滙於延壽溪出杜
塘趨海長官既睦海為田廼於杜塘築長隄遏大流南入
沙塘阪醜之為溝殺之為泄以灌北洋之田約二千餘頃

時有蛟為孽長官誓衆持刀入水斬蛟卒與蛟俱斃鄉人
廟而祀之宋封為義勇侯於戲長官不階寸柄奮農畝興
大利而以身殉焉較之冥勤其官而水死烈又過之古者
水庸田租皆有祭祭法能捍大患則祀之長官廟於唐封
於宋歷元至今五百餘禩而祀廢弗舉庸非郡之曠典歟
今年春侍御李君元陽按莆兩庠諸生具以事白檄郡丞
譚侯鎧覈實乃命所司歲舉一祭禮如李長者廟譚侯方
與郡推沈侯鑿圖飾廟宇以嚴祀事適郡守吳侯達朝正
還式修其役謂予嘗贊是舉且肇祀伊始宜有以詔諸後
迺稽郡乘謹書其槩而系以詞曰若有人兮江之湄含靈

氣兮耀竒姿捐家資兮千億堰溪流兮成陂何怪物兮為
祟赴滄波兮手刃妖螭變斥鹵為膏壤兮粳稻離離閱百
千祀兮民食其遺廟雜叢祠兮祭久隳涓茲佳辰兮郡侯
蒞之堂廡既飾兮穀核惟時靈其偃蹇兮芬菲穆將下兮
逶迤駕龍輶兮建雲旗慰我民兮不嘖以嘻山齋集

協應李長者廟記

宋劉克莊

陂始於錢夫人成於李長者非一家一人之私言也初錢
陂既壞有林茂才者接為之今元豐橋有遺址垂成亦毀
皆治平年間也熙寧初詔募能興陂者長者始窮溪源度
地勢為今陂其地在錢之下林之上先用水槌悉更以石

百萬頃曩時南洋資六塘灌溉遇旱塘無餘潤去城南七里
有溪發源自永春德化仙遊下合衆水入海宋治平中
長樂錢氏女始堰溪上流垂成輒壞熙寧八年侯官李長
者宏乃度地於水蘭山今址捐錢七萬緡創陂疏渠障東
流而南注者三十餘里溝分澮析經緯交而脉絡貫也厥
土遂為上腴六塘亦廢而為田北洋舊仰延壽陂源淺易
涸利有所不逮皇朝延祐間總管郭公朶見柏臺張公仲
儀繼鑿河道建斗門分是水注焉由是地亦饒沃實長者
之餘波也初鄉民德長者立祠陂上而錢氏附焉淳祐庚
申更建分錢李為前後二室太守趙公與謹請於朝通賜
額協應其後錢氏封惠烈協順夫人長者封惠濟侯又歲
己巳張公以故廟祀錢即南渠見思亭為長者廟而祀始
專然室狹窄歲時郡率僚屬蒞祭拜跪無所且儀制弗稱
至順庚午秋七月郡同知奉議廉公謁祠下顧瞻慨曰長
者惠斯民宏矣而祠若是可乎亟與達魯花赤中順公洎
知事將仕陳君議改創撥贍陂租入之楮俾浮屠氏嗣澤
董其役聚財鳩工恢其規制舊基不足闢近地以益之前
因舊宇而加崇屬以兩廡後建堂四楹丹堊絢繪新侯像
位於中以妙應師馮仙列於右而以林黎二君列於左皆
有關於建陂者也庖舍門涂亦既完整復葺治錢廟易腐

而堅飾舊而新歲十有二月訖工父老以予備員茲郡請
記以垂永久予惟井田溝遂之制既廢名卿大夫建興水
利使人咏歌至今者徃徃有民社寄寧有出於閨閫婉婉
山林遺逸如錢孝者哉古者祭坊與水庸明報功也錢媛
之志不就者天也長者家數百里外視隣壤赤子其饑猶
已傾資畢力經營劬瘁迄今三百五十年莆民不知曠乾
之苦載耕載穫樂其樂利其利官無逋租私無匱食長民
者亦得優游此土伊誰之利其功固不可謂不大其報固
不可以不厚公此舉可謂知本矣若夫慎其出納時其繕
修長者之澤有引勿替則又望於後人既書其事且作詩

以遺之俾莆民歌以祀焉其祠曰木蘭之溪兮衆流滙汨
滔滔兮委之海孰隄石兮以瀦浸衍溢兮醜而渠化我斥
鹵兮為膏為腴石裂土焦兮旱乾有時沾此膏澤兮賴以
不饑惠我民兮無涯溪之山兮嘉樹嶷嶷新廟翼翼兮侯
來止祥飈送兮雲靡靡陳荔丹兮肴羞坎擊鼓兮歌謳侯
欣欣兮少留福我民兮無已德之流兮有如此我民報事

兮千萬祀

元至順元年立

載宏治府志

木蘭陂集

重修協應廟記

明陳中

協應廟之重建莆邑宰劉公彰宋惠濟侯築木蘭陂之功
也築陂之由始於錢氏女次於林從世而成功則侯其事

具載於先輩吏部尚書林公大鼐右文殿修撰賜紫金魚
袋劉公克莊樞密編修鄭公樵所撰廟記林鄭則以侯得
神仙之指授劉則以侯監前人而生新智未知孰是然南
北二洋皆食其水之利此所以世祀之報之也非諂也廟
始與錢氏為前後室則以錢創功於始侯成功於終此所
以同祀之同報之也非褻也今號舊廟是也有司從龍高
李元登之請改廟東偏見思亭立新廟而專事侯以黃妙
應馮智日林從世黎主簿從祀則賢後裔欲顯祖宗之德
尊之也非榮之也侯以長者賜今封廟賜今額又於子孫
所居賜立昇仙祠兩處各有奉祀之田此宋世從有司之
請也洪武初例凡神宇之非載於祀典者悉去之惟侯新
舊廟俱存而所賜祀田皆如昨此我朝仍宋之舊也廟自
始至今不知其幾壞而幾脩其不知脩之者則後世陂司
陂正陂副不能知前人美意其知脩之者則後世賢有司
之能知前人之有功余所知者永樂間則郡通判董公彬
一人因修本陂之功成而復修之然所費小其功亦小今
則公一人因修洋城斗門之功成於新廟則更構之於舊
廟則悲修之於侯自受封後未有塑其衣冠之像者則新
塑之以聳後人觀瞻則所費雖小其功為甚大興工於景
泰元年三月乙巳訖工於是年七月戊辰時郡守西蜀張

公瀾適以工科給事中遷官而至偕貳守鎮江劉公忠推
府江右劉公希暘幕長湖廣陳公紀年往觀之咸曰茲舉
有六善焉易侯舊像而塑新像為前人之所未為而侯食
報之功以顯一也推侯友弟之心惟以金紫光祿大夫容
從祀而二難同食報之功以顯二也前乎興水利惟侯為
有成功後乎興水利惟賢父母克知其功三也侯千百年
有功於民而賢父母千百年有功於侯四也以修斗門之
餘物而為修廟之大用一毫不復取民五也為衆職之所
當為而不自有其功一邑皆歸其功六也其承命而董是
事者朝夕不怠則耆老莆田里吳舜全景德里林希爵皆
名家胄而與有其善是皆可書侯姓李名宏其先福州之
侯官人今子孫僑居莆之連江里大龜嶼劉公名玘安成
容窓先生之曾孫先生以春秋學為江右儒宗公與兄及
侄皆得其傳皆登進士第故凡所設施多如春秋所載善
政之及於民者不可悉紀而此則其一也故書之以刺於

石云

景泰元年秋八月朔
旦立 載水蘭陂集

附 明請祀典奏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周進隆謹奏為頌祀典以報興利事臣
竊惟有功在所當報而水利大興澤民無窮尤當報之先
者報功在於廟祀而典禮未頒血食未享豈足以盡報之

之要哉此則間有興水利之人垂供賦足民之功蒙其功者不可不致其報而報功之要不可不頌祀典與其功相為無窮也切照臣原籍興化府莆田縣維新里木蘭山下有陂一所蓄水溉田約萬餘頃皆宋時長者李宏之功也按陂之上合永春德化仙遊三百六十澗壑之流陂之下即為海先時未有陂溪海相通灌溉之利無所於蓄雖設六塘瀦水未免朝滿夕除而旱澇無所蓄洩莆人甚病之宋治平中長樂邑錢氏女四娘始據溪上流剏陂於將軍巖前既成輒敗繼而同縣進士林從世復相溪下流改築於溫泉水口垂成復潰熙寧八年詔募能興陂者於是侯官長者李宏應詔來莆始窮溪源度地於木蘭山下在錢之下林之上有石盤據水底橫亘北山堪以立基遂傾家貲七萬餘緡率眾壘石為陂深二丈五尺濶三十五丈為閘板布石柱三十二間其聯接處互相鈎鎖浪不能嚙即陂之右開渠道水障南為大溝七條小溝一百有奇溉南洋上中下田三段萬有餘頃而軍儲賴之以輸復將舊瀦水湖塘五所築為田以給於民邑人德之立祠陂上因以錢氏築陂潰赴水而死縣委主簿黎畛覆實惜錢志節有嘆息語登時暴卒後人以其勤官而死義之乃塑林黎二像併祀於廟而以錢氏有創始之功有專廟祀淳祐末詔

從知軍趙與諲之請李宏與錢女皆賜協應廟額所以重其功也此皆備載郡志歷歷可證臣嘗考諸春秋戰國以及秦漢如西門豹史起鄭國召信臣鄭當時之流皆有水利之功迨今猶見稱於人然此數公非守令則命吏興利固其職也而長者家異縣能急隣封之務無寸柄能任饑溺之責傾家資以築陂其功及民殆與此水同其久焉故廟記有曰負鍾兮如雲散金兮如泥昔斥鹵兮今沃壤昔若荼兮今若飴無非表白其功而不忘其所自也然祀廟雖立歲時間有賽禱之際未免出於農夫田畷之褻瀆而不得血食之公豈所以報其功乎臣以此陂既成賦稅賴之以供民食賴之以足是大有功於人國有功於地方陂在一世也功在一世陂在千百世也功在千百世前代既廟額以重其功但祀典未頒深為缺典不能無待於今日也如蒙聖恩軫念李宏有前項功蹟歷傳悠久及錢氏有創始之功遺啓後人乞勅該部行令本府縣有司修葺廟宇春秋遣官一員致祭而以原併祀者配享仍查李宏子孫優免其家差役及追復香燈田畝見侵民間之數庶使水蘭之陂益增光耀長者之功益加表曝非特莆大小仰戴厚恩欣躍於無窮彼錢氏李宏於冥冥之中亦知感激而陰護此陂於不磨也冒瀆天威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為此具本親齋以聞伏候勅旨宏治十年月日具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

福建布政使司承准禮部咨字九百七十號勘合內一件頒祀典以報興利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福建布政司咨據興化府申前事備該縣申據里老林僖等呈結通縣十冬里老林克善等勘得隣人楊懷瓚等供稱本縣惟新里木蘭山下原未有陂水源自永春德化仙遊三縣計三百六十澗壑合瀉於海雖有湖塘六所瀦水淺涸不足以備旱暵田地盡為斥鹵人民困於流移永治平元年有長樂邑錢室女四娘據溪上流將軍巖前堰溪為陂

甫成輒敗錢氏痛憤赴水而死縣委官主簿黎畛覆實哀其有志節登時暴卒繼而有同鄉進士林從世復來相溪下流於溫泉水口築陂復壞宋熙寧八年侯官縣李長者宏承詔募而至按二人遺跡皆非地脉乃相度於木蘭山下遂傾家貲七萬餘緡命工伐石布石柱三十二間於溪底橫石之上犬牙相入鎔銅固址互相鈎鎖疊石成陂深二丈五尺濶三十五丈有奇為閘板屹立如山浪不能啣上障諸溪之水而下截海潮使溪海各循其道疏鑿大溝七條深三丈廣一十丈各四十里許小溝不計其數灌溉南北二洋田土萬有餘頃又設抵海斗門四所水涵二十

九所石涵一所以備蓄洩遂廢五塘為田以給貧民耕種
自是水旱不能為災斥鹵變為沃壤民食賴之以足國賦
賴之以供後宏卒於連江里莆民追念建立昇仙廟祀之
淳祐末詔從郡守趙與諲之請李宏與錢氏皆賜協應廟
額林黎附焉合祀於陂之上為前後室宋景定三年詔封
李侯為惠濟侯元泰定丁卯李宏子孫李元登以祖有成
功合應專祀復請於官別立正廟專祀李宏於陂之右使
來裔子孫得以崇奉宋紹定等年撥賜酬勞李宏協應昇
仙二廟不科糧香燈田一百四十畝洪武元年大司農官
楊震取勘田土奏准水蘭陂酬勞李宏香燈田畝照依前
例蠲免子孫糧差緣今歷年既久廟宇荒涼祀典廢缺田
畝多見侵於豪右莆郡士民念神功之無窮思圖報之莫
及幸蒙聖恩俯察臺臣之建言復詢下情以覆實萬口騰
懽衆心允愜今結得李宏前項水利功蹟委係是實誌書
陂記歷歷可證所有廟宇有司宜為修葺每遇春秋有司
宜為致祭其錢林功雖不成德不可泯黎主簿勤官而死
應合配享原給李宏香燈田畝見侵民間者應合歸還是
的取具里隣供結呈繳到縣同具官吏保結申繳到府理
合回報為此府司合行備由同將該縣繳到官吏里隣不
扶供結申繳到司案照先承前項勘合依承已行該府查

勘去後今申前因擬合就行為此今將取到該府縣官吏
並里隣不扶供結折粘備由咨呈伏乞照詳施行等因到
部送司案查先該山東道監察御史周進隆奏云文具
前疏等因具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
司案呈到部看得山東道監察御史周進隆奏稱先代李
宏錢氏皆有水利之功曾賜廟額但祀典未頒要乞春秋
致祭並查追先前香燈田畝等項一節緣未查勘難擅定
議本部合無行移福建布政司轉行該府縣當該官吏從
公查勘李宏并錢氏有無前項水利功績曾否何年起蓋
廟宇何廟賜額及林黎二像并祀於廟彼時立廟有無香
燈田畝見今有無侵佔情由務要逐一查明明白回報至
日本部另行覆奏定奪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已
經通行福建布政司查勘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有功於民者禮宜報祀無功垂後者豈可濫及今福建布
政司回稱先代李宏既有築陂瀦水溉田之功在當時已
嘗廟祀並賜香燈田一百四十畝洪武九年又經奏准照
例蠲免子孫糧差合無本部移文本布政司轉行該府縣
於李宏舊廟基重加修葺每歲清明具牲醴致祭一次其
香燈田畝果被民侵佔者須明白查出是實方還給伊子
孫管業奉祀毋得因而生事擾民仍前依例優免子孫差

役再照錢氏室女雖有創始築陂之善進士林從世固有相繼築陂之勞然功皆未就惠未及人美垂誌書斯亦可矣主簿黎畛承差勘事職所當然倉卒暴死亦死生常事俱不在當祀之列難以從祀緣係頒祀典以報興利事理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本部尚書張等於奉天門具題二十八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福建布政司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依承備付准此擬合就行為此劄仰本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劄內事理欽遵施行毋得違錯不便具依准申來須至劄付者

福字一百四十五號

修太和廟記

明郭應聘

太和廟何始以有太平陂也陂肇於宋知軍劉公諤而修復於曾公用虎有圳二引灌興教延壽望江三里田高下千百餘頃其利溥其惠遠其廟在本里之吳塘扁曰世惠蓋載二公德云陂未作民利五塘何公玉所置也祥符間為豪右侵沒學士蔡公襄奏復之及陂成塘無所用築為田得租百六十九石司土著者令充廟祀且預修陂費而糧徭之徵不與焉守之者囊山僧也歷禩既久田沒於僧節推章公蘖請復僅存百四十四石零議永存計歲入估貯公帑脩祀備陂不令他費是何蔡劉曾四公功創於前

而章公功繼於後並祀於廟宜矣嘉靖壬戌廟以兵燹燬
既安堵後民思興利且念所自始白之分守熊公琦舊郡
侯徐公元氣新郡侯林公有源給租銀興建不數月廟貌
一新五公之祀自是與莆相終始夫廟復則田有紀而脩
陂之費賴之陂不為患歲可薦嘗是因廟以紀田因田以
備陂因陂以利民五公有功於民而熊公與徐林二公又
有功於五公也郡丞錢公穀郡倅鄧公邦基節推邵公城
邑侯孫公謀皆相與贊襄是烏得以無紀哉故備書於石
以為後之涖茲土者風焉載縣志

興化郡守蒙泉岳公祠記

明黃仲昭

君子之心坦易明白故其臨政也不任智巧不施鈎距不
求人之過不逆人之欺不為利疚不為勢回而凡可以裨
官政阜民生美俗化者為之惟恐或後儒者之用心類如
此然世之知之者恒鮮豈惟不能知之疑謗之來且不能
免必久而公論定而後向之疑且謗者始渙然釋矣以子
產之賢仲尼之聖其得政之初猶且謗之及久而孚然後
頌聲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難行而後世之所謂君子者
多不遇也故興化郡守蒙泉岳公蚤以興學雄文魁正統
戊辰會試甲榜廷試擢進士及第第三人拜翰林編脩進
脩撰英廟復辟之初召入內閣預典機密重務侃侃持正

論不少阿徇以觸忤權奸謫戍邊既而權奸敗遂召還未
及用而宮車晏駕矣憲廟繼統遂復其官尋出守茲郡下
車之初見郡事之當脩舉者甚衆而帑藏空虚用度不足
乃節縮公私浮費凡事之可以生財而不礙理法者多方
經理之財用既裕乃徙建布政分司重新莆陽驛撤江口
橋舊址之傾圮者增甃以石而高大之以禦海潮之衝激
疏城中故壕以通舟楫而建石橋於其上以通行人扁之
曰兼濟言水陸俱便也其有裨於官政甚博郡之白垵舊
有渠通水蘭陂之水以溉田後因隄壞水盡洩於海公乃
別決渠引水而為橋以通道路民以為利因號其橋曰岳
公橋郡城預備倉久之儲備公盡斥其所經理餘財糴穀
數萬石以實之其有阜於民生甚殷郡有涵口書院歲久
圯廢公為擇旁近爽塏之地重建一新且增其祭田訪求
宣聖裔孫之轉徙他處者還居之復脩境內先賢祠墓林
孝子祠闕鑄文廟祭器其有益於俗化者甚大迹公之蒞
政甫及三年而治功之隆如此彼昏不知乃以是疑公謗
議蠹起而公亦因是飄然納祿以去卒使其蘊蓄不盡施
而儒者之效不得以盡白於時良可慨也然公去官未幾
家計蕭然濱於貧困莆人始知公之操履果無所作及公
歿數年而其倉廩所積濟民甚衆莆人始感公之惠欲思

起之於九泉而不可得於此又可以見誠之不可掩而天
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滅也始公去郡郡人議以公之重
建涵江書院治績尤偉因相與塑公像祠於院之旁室殊
隘陋弗稱今太守王侯嘗以齋事宿公署夢公在圍索中
呼謂侯曰幸出我既覺莫曉所謂宏治甲寅之秋侯以事
至書院謁公像因感前夢遂謀為公別構祠宇廉得淫祠
曰玉虛觀者近接書院之東乃謀諸鄉之父老大夫士葺
而完之遷公像其中祀以特牲而告以文是日來陪祀者
數百人咸稱快焉茲復議取廢寺之田若干畝牒所在稅
課局及祇守祠之役者歲收其入請於府量給以備春秋
之祭又恐久而或墜甚至私其田之入以為已有也命仲
昭記其顛末仲昭竊觀公之為人磊落豪邁為文詞才氣
逸發雄偉不常民投牒訴訟一經其目是非立決處事寬
平簡易不設城府求之當世亦可謂豪傑士矣而預政於
朝既不得久於位典郡於外又不能諧於俗竟齋志而去
以至於沒則其精爽不散而平昔胸中之耿耿者必有不
能釋然也意者王侯夢寐之感其亦公之精神相為流通
而欲以其胸中之耿耿者藉侯以一白於世歟是則王侯
茲舉匪直以慰郡民之思且使有志於君子之道者知公
論不可掩而有所恃以力於行也其於為政之道豈小補

哉公諱正字季方號蒙泉順天之溇縣勲闕胄也王侯名
弼字存敬浙之天台人登成化乙未進士由刑部郎中擢
今官愛民重士敦崇禮教善政多可紀此特其一事云未軒

文集

附 雜識

吳興唐神龍中埭海為田陂延壽以溉有蛟為孽

今延壽溪興

毅然曰蛟害吾事將窮穴斬焉乃持刀截流而下殺蛟興
亦不復出數日離陂下二里得所持刀於淖泥中名其地
曰吳刀由是水旱不能災莆陽此事

王保隆保太間為莆田令開下坊塘溉南洋田百餘頃仍

築隄其上因家於莆給事晞亮其後也

原注今塘西靈石塘刻誌莆陽比

事按保太係南唐元宗年號

涅槃唐末福州人黃姓生時火裏開蓮既長出家口吐異
光發言成讖為人語莆中事曰吾所居地不動干戈又曰
烏石山前官職綿綿又曰白湖腰欲斷莆陽朱紘半水繞
壺公山此時大好看或問水蘭陂何時築成曰逢築則築
陂築於錢媪林進士者再竟不成李宏挾僧智曰來水蘭
山下挿竹為表智曰能夜役鬼物旦起視之竹表遂多智
日俗姓馮宏喜曰涅槃之讖謂我矣逢者馮乎築者竹乎
而陂遂成閩書

興化壺公山古讖云水繞壺公山此時方好看壺公山欲
斷莆陽朱紫半蔡君謨興水利灌民田引水遠壺公山而
登第者於前為多繼興利者鑿山而濬泉遂多通顯者故
雖山川之鎮流亦有因人之窮通時之否泰以兆於災祥
者矣

搜神秘覽 按縣志李宏築陂以興水利鑿山
濬泉莆人遂多通顯此言君謨興水利蓋誤也

李長者宏封侯誥勅理宗景定所予似道首相銜名在焉
按秦廢溝洫而水利興然皆有司之事熙寧初安石尊神
宗興利始詔諸路勸誘脩陂塘圩隄議功旌寵長者起民
間有事木蘭是詔也蘇軾所論劉摯等所疏程昉等之淤
田利殆不勝其害獨長者陸海百里與離堆鉗盧相無窮
故樂道之因附安石高竒為宋擾之始又惡夫似道之相
宋無日矣

見素集

方通興化人與蔡元長鄉曲姍姍之舊元長薦之以登要
路其子軫宏放有文采元長復欲用之軫聞之即上書訟
元長之過中言臣與京皆壺山人也按讖云水繞壺公山
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者鑿渠以繞山云云

揮麈前錄

幼老春秋曰大觀二年京拜太師妖人術士勸之曰興化
公之鄉里也若汲水貫之則旺氣愈壯京用其言詐言欲
利民田遂決其水

三朝北盟會編

大觀三年御史中丞張克公疏劾蔡京奸邪中云託言灌

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又靖康元年四月壬子太學生陳東上書論列蔡京言假利民而決興化之水三朝北盟

會編按李長者以熙寧六年應詔八年造陂沒於元豐六年蔡京以熙寧三年第進士元豐七年以中書舍人權知開封府熙寧六年之詔未必為京所請至幼老春秋稱大觀二年京拜太師遂決其水不知所決者又在何處也

瀨溪源自永春德化仙遊會澗壑之水三百六十有六東趨入海宋治平元年長樂錢氏女曰四娘者提金大如斗來築陂於將軍灘前開渠循鼓角山南行陂甫成錢氏引楫落之忽溪流橫溢陂輒壞錢女痛憤赴水死其屍流至維新陂下二里許香氣遠聞鄉人殯而祀之號香山宮其上有將軍巖名勝志按將軍灘在樟林其地為瀨溪下流水蘭陂上流將軍巖在西許其地又在瀨

溪上流離香山宮二十餘里

橫山在鼓角山東一支也渠斷之南為上橫北為下橫上橫山下有香山錢媪築陂投水處也媪築水蘭陂不遂投水而死流二里許香聞陂前之山故曰香山有香山廟祀媪每風雨夕隱隱見二燈自山徂水蘭人謂媪巡陂云余謂白起堰水灌楚城楚人多死流域東陂臭聞遠近人號其陂曰臭陂臭陂香山可作駢偶閩書按錢媪應作錢女噶達爾皇慶間興化總管嘗創萬金斗門引水蘭陂水溉北洋田萬餘頃遷秩而功未遂張仲儀繼之益開山浚河引水繞郡城之北於水蘭陂重造通濟橋砌蘆浦陳壩二

陡門以殺水勢莆人謂噶達爾善創張仲儀善承噶達爾
舊作郭朵兒今改

大清
一統志

水蘭陂宋時築以灌南洋元皇慶間創分水蘭水溉北洋
南洋人倡衆爭之郭慰遣之謂南水直注勢順則力大北
水橫注勢逆則力小雖分一支而北皆其餘波耳衆皆默
然郭約三七為則南得水蘭水七分北得三分水口廣從
皆有定數延祐二年郭以秩滿去張仲儀繼之益開山浚
河繞郡南北舟行自涵江直達仙遊郭張二公力營也今
使華有吳長官祠水蘭則錢李各有專祠而郭張獨無何
也

莆輿紀勝

徐昭夢隱於延壽溪人稱其地為徐潭劉後村嘗有詩云
門外青山皆我有從今不必呼徐潭是夜昭夢拊其背云
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有隆還有替何必苦相侵數百
年之後精爽可畏如此

蘭陔詩話

濯纓池在穀城山之麓名國清塘亦名姑青水蘭水相灌
注澄碧百頃壺公穀城山倒影其中上有亭朱晦翁扁曰
濯纓亭則宋時林回年所構也故老相傳回年公造熙寧
橋幾成而力屈貨殫借資於故人力者故人適會客列
數十大金杯知公不善飲謬云子能盡飲則盡以佐子公
連取飲數十大金杯無難色直携而去至橋則大吐作雲

霓之色火光灼然觀者如堵相詫為奇事回年諱國鈞年九十呼燈作細字奕奕可數齒髮落而復生因號曰回年
莆輿紀勝

岳正字季方憲宗朝出為興化知府正至官築隄溉田數千頃節縮浮費經理預備倉欲有所興草士大夫不利其所為騰謗言正亦厭吏職五年入覲遂致仕
明史

岳季方以閣臣出為興化太守城中有水自西來堰而滙之立石為記題小西湖三字道勁有韻媚曹石者因騰謗書彭惠安郡人也力明無他僅得致仕公薨几上一紙飛下中有一絕句云年來為戀小西湖塵世飄飄一幻軀日

下雲生扶拄杖天邊露滴掛冰壺宛然手筆其子亟入公舊書室見硯有墨汁筆潤如新
湧幢小品

岳文肅正知興化鑿小西湖賦詩有林巒清似滴城郭隱如無之句書生林焯戒石工留似字勿刻工以焯言告公公親詣問故焯謝徐曰似與如未免合掌更以欲字何如公撫掌大喜再拜謝之增以求帛
名勝志

林軻嘗督脩水蘭陂萬金陡門為北洋分水之咽喉處僅一門而狹勢復稍高易壅淤非若趨南洋者滔滔莫禦也先是南北洋戒無踰限軻密告太守王弼為闢而寬之功一夕就今蘭水紆迴繞城郭至豐美橋與使華合流滙一

為石柱三十二間其接聯去處互相鈎鎖浪不能齒幹東
流使南行三十餘里而入於錢氏之溝又為大溝七餘小
溝無數以分受之為閘以蓄泄之合仙遊永春德化之水
趨焉溉田數萬頃或潦漲濤溢決閘不一二版則巨浸入
於海矣昔未有陂所恃六塘朝滿夕除農家病之至是陂
水沛然遂乾五塘僅留國清一塘以助陂而盡歸白地於
官以田七百斛贍學郡有官庄學有新畬南洋斥鹵化為
上腴民得長者功且二百年紹熙末詔從郡守趙侯與謹
之請與錢夫人皆賜協應廟額余詳三賢陳迹獨長者之
陂尤得地利凡涉川者造輿梁者必避湍急而就寬廣夫
惟不與水爭勢而後能導水之勢長者監前人而生新智
豈必待神僧識語異人指授如尚書林公所云乎吁水利
之惠溥矣禹功遠矣如西門豹鄭國史起李冰召信臣鄭
當時之流其事雖在春秋戰國秦漢之前民到於今稱之
然此六七公非守則令吏職當然耳當陂之未成也莆牧
宰耆老束手無策求束薪畚土之助而不可得長者家異
縣而徇鄰封之急無寸柄而任饑渴之責傾家得七萬緡
以就斯役其成也官以大小孤白地酬獎後人滕海為田
者率倍收其利也裔孫或家於莆歲食陂田沾丐及於侯
官之宗智仁兩盡矣夫兩鵠告成喜之也萬牛致享報之

也新廟分錢李二室而長者以林黎二君配長者名宏侯
官人錢林長樂人林名從世黎名畛為莆邑主簿錢媛之
死縣委覆實壯錢志節有歎息語登時暴卒俚俗因有冥
婚之謗不但錢媛誼不受污黎君亦豈可厚誣哉昔畏壘
之人尸祝庚桑林君近之冥勤其官而死黎君近之其與
長者合祠宜矣古者田家作苦必有倡予和女之聲命曰
勞歌長者勞一身而逸一郡勞之大者矣乃採勞歌之意
為辭以授社人俾禱賽之際歌以樂神其辭曰負挿兮如
雲散金兮如泥千丈兮屹然萬石兮貫之天壤兮有弊巨
防兮不隲有蓄兮有泄非弩射兮壁祈昔斥鹵兮今沃壤
昔若茶兮今若飴故老兮告余大檀兮所為儼新宮兮位
置慰一邦人兮瞻思醜酒兮割牲伐鼓兮吹篳大孤之東
兮木蘭之西駕華輶兮建靈旗依草附木兮魑與夔冕服
赫奕兮金碧翬飛神一命之榮兮三閭之祠生不伐勞兮
死不嗟卑賢哉若人兮知者誰恨札惡兮詞蕪有愧於鄴
令之傳兮韋丹之碑

後村居士集道光十年在杭州天一閣藏書抄出是記核與宏治府志木蘭陂集所載俱同惟非一家一人之私言多一家二字志更以石為石柱三十二門改易作更字多為石二字歲食陂田沾丐及於侯官之宗多沾丐及三字又郡有官庄學有新畬無二田字新餘作新畬萬年致饗作萬牛致饗今從天一閣藏本錄入

協應錢夫人廟記

宋劉克莊

莆四境三面海厥田下下不幸靈淹怒濤衝激則田與海
通惟負郭二十餘里之田號為沃壤以南北二陂存焉北
延壽陂自義勇吳侯始南木蘭陂自錢夫人始侯患水獸
齧防與蛟俱斃夫人憤狂瀾潰隄葬魚不返二人英烈相
似吳廟於北錢廟於南其來久矣然吳侯事有鄭褒紀載
又數膺封爵惟錢夫人事附見故吏部尚書林公所作李
長者傳夾漈字三傳無銀本碑為野火所焚二百年間廟於
香字三西田里尸祝之而已至淳祐末趙侯與謹始字三有請
於朝詔錫協應廟額余論次舊聞竊謂字三傍邑一處子捐
金五綴創興長役為圳一溝字三其功隳於垂成者將軍巖

前所築之堰爾字五也蓋改堰於下流二十里雖李之功然
障三縣之水由圳連溝灌之餘幹之入海本錢之謀昔北
山公所居面太行王屋二山病出入之迂也欲平其險一
念之烈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厝它所余意夫
人之靈上訴於帝決河塞壞陂復誰之力也世以成敗論
人夫人視身如鴻毛豈與人較此區區者辨之贅矣余獨
哀夫人志義之高古惠利之及遠而聲迹乃未赫然暴於
天下後世又有重不幸焉古廟惟像夫人西陂之廟乃與
李林藜三士合祠詩刺字二禮春秋惡逆祀其鄙野不經至
此與字一生侑后土小姑嫁彭郎何異今廟前祀夫人白湖

妃于殿後列三士者于堂若合位置矣余猶以同門異室
為疑目 雙廟必如娥英巡遠而後可夫人潔於姬姜三
士賢於魯男子使之並栖合食雖築百堵剗萬羊其不顧
歆也決矣或曰然則如之何而可余曰析為東西二廟可
乎奏請各加封爵可乎或曰以待君子乃先書夫人之事
於石辭曰女子神靈兮謂誰自遂古今有之女媧啟母兮
以聖以賢湘靈兮以堯女舜妃曹娥兮以孝妙善兮以慈
塔廟兮相望竹帛兮昭垂嗟夫人兮孺弱有百世兮遠思
堰滔天兮洪流捐將國兮巨貲千丈兮將合一簣兮忽虧
憤前勞兮虛 下從兮沉纍由治平兮至今民奉嘗兮

不衰月夕兮花朝原野兮融怡彷彿兮若有覩紛紅繖兮
繡旗里人兮告語錢媛兮出嬉春潦兮秋濤天澤兮渺瀰
羣擢夫兮歌呼千神炬兮合離老農兮扣稽錢媛兮護陂
昔童稚兮聞見恐耄荒兮軼遺烏虜千載而下豈無蔡雍
兮有感斯碑

